

【影日】國中女孩的逆襲

※大概是前面沙雕後面勵志的，曖昧期的甜文路線，烏野全員都有戲，當排球日賀文應該是很合適的！（自己說）

§

「日向翔陽你這個討厭鬼！垃圾！該死！」

那年日向高一，在寒假合宿集訓結束、第二學期剛開學不久的某次練習後，大家正品嚐著大地請的包子時，在染著火紅夕照的街道上，烏野高中排球社最強的誘餌，被攔路的國一女孩，辱罵。

轟隆，日向受到100點傷害。

女孩惡狠狠望著日向，又用複雜的眼神看了影山很多秒，似乎在猶豫要不要說完接下來的話。

「.....竟然跟我搶影山！」終究說了出口的當下，她講著就邊哭了出來。

日向吞下最後一口肉包，差點噎到。本來是讓消耗體力後空虛的胃，品味包子肉香的美好時光，這份和平，卻被飛來的妒火燒毀。

不，確切來說，把這歲月靜好燒成灰的，可能不只女孩的話語，還有.....眾人的哄笑。

田中尖聲尖氣模仿那女孩，誇張地拉長音：「竟、然、跟、我、搶、影、山~~~~QAQQQ日向你好小子哇哈哈！」他指著日向笑到失心瘋，整個人前俯後仰，眼淚都噴了出來。

沒人安慰就算了，居然還笑他！日向再次受到500點爆擊，臉色一下紅一下白的，像果汁機裡高速旋轉的西瓜汁。

忍耐了半天的清水，終於也噗哧笑出聲。

「潔子學姊不小心笑出來的樣子也好美！！」美人一笑傾城，嘴角的痣在揚起的唇下，顯得特別性感動人；微眯的眼睛被長睫襯托著，更顯氣質出眾。

田中和西谷看得癡了，忍不住餓虎撲羊似地撲上，清水則像個仙子般輕巧避開。

被人罵垃圾、該死，日向太可憐了吧！旭和仁花臉色煞白地想，可是小女孩哭這麼傷心，水汪汪的眼裡都是淚，她比日向還矮一個頭，穿的是國中制服，但看體型跟說話方式，說是國小生也不會讓人懷疑。怎麼辦？這麼小的孩子，是不是要優先安慰人家？

「你這個呆子！」想不到的是，影山居然也罵起了日向。日向受到1000點猛烈傷害，會心一擊——為什麼你也跟著罵我！

流淚的女孩頓時眉開眼笑，太好了，心上人站在她這邊，他知道她才是真愛！影山俊秀的眉眼閃爍著怒火，這把烈焰，多麼耀眼燦爛，而又溫暖。影山在保護她，她心動不已地想著，日向活該被罵！

大家都矇了，雖然我們都在笑日向，但是個人都看得出來是妹妹的錯吧？影山是頭殼壞去膩？

「就是你一傳太爛，才會被人說是垃圾吧！自己說說今天隊內練習，又接噴了幾個球！」一路上都在想練球的事，影山邊嚼著咖哩包子，聽到女孩罵日向，第一時間想到搭檔的失誤。

早已分神陷入自己小世界的影山，根本無心繼續聽女孩說話，也理所當然錯過她的第二句，滿是醋意的話語。

影山握緊的拳頭隱隱有些顫抖，他一邊想著，日向接發這麼弱，一傳沒辦法穩住的話，還談什麼進攻？直接就被得分了。就算有可靠的前輩在，日向的爛一傳，仍然是個不大不小的漏洞。

這傢伙，明明運動能力很強，偏偏對球的落點掌握力還這麼差，種種技巧都太不足。

恨鐵不成鋼的憤怒猛地湧上心頭，想著越發焦躁了起來。但他埋藏在心中，不敢說出口的是，其實自己真正生氣的，是在日向嘗試睜眼扣球後，他嘗試配合的托球，從合宿結束直至今時，仍然不時失誤。

要準確抓住攻手跳躍時的打點，畢竟比用靜止的寶特瓶練習，難上數倍。

當初對日向誇下海口：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是最強的。」如果搭檔在別人眼裡是個垃圾，那是他二傳的失職。

此刻的他，只是把內心這團火，發洩在日向身上而已。

日向的種種不足，他早就知道了不是嗎，還有什麼好生氣的。為什麼不能面對這份焦慮真正的原因？為什麼要用遷怒的方式，來掩飾內心的脆弱和不安？

影山的臉上從一開始的憤怒，逐漸變成了某種神秘的複雜神色，日向再了解影山，畢竟不會讀心，當下只覺得影山滿滿的槽點不知從何嘈起，最後僅僅紅著臉回嘴：「我很努力練習了啦！不過重點是，那個女生不是在講這點吧！」

「不然就是在說你的發球吧！你倒是說說她在講哪點啊！」影山往日向的頭上揉，把他橘色的短髮弄得亂糟糟。他的內心一片紊亂，說話幾乎不經大腦。

被罵的人支支吾吾，臉蛋刷地紅成音駒隊服的顏色，他怎麼講得出口：「她是說我把你搶走了」？小妹妹說的話已經很尬了，還要轉述根本尬上加尬，而且這種話自己講，簡直就好像——日向不敢再往下想。

看到對方啞口無言，影山更加確信自己說得八九不離十。隊友被人講得一無是處

，他臉上也不光采，可惡，難道在之前的比賽中，他們的快攻，還讓日向不夠耀眼嗎？

這位二傳司令塔的怒容，越來越像個惡鬼似的，在日向頭上也越揉越大力，月島看了不免吐槽，語氣中又帶有些無奈：「我們高高在上的國王，又在教訓他的臣民啦，可惜國王連臣民為什麼受委屈都搞不清楚，到底是多獨裁的單細胞才會發生這種事？」

看著影山自顧自地教訓日向，完全沒有要進入狀況的意思，大家都不知道該笑還是該點醒他，但誰要負擔說出真相的重責大任呢？不能笑場，挑戰有點大。

另一方面，受到女孩和影山的雙重攻擊，可憐的小太陽只能回些空話，像是「影山大笨蛋什麼都不懂」、「會痛啊快點停止」。一邊努力還手，但內心尷尬著、紛亂著，攻擊到不了影山身上就被揮開。

什麼叫跟她搶影山，他才沒想要得到影山呢，就只是，當影山把球托到他手上時，會很開心很開心而已。

那傢伙真厲害，能分毫不差讓他閉眼也扣得到；現在，為了讓他睜眼做出怪人快攻，還能傳出彷彿在空中停止的球.....他早就相信，不，他早就知道，影山一定做得到。配合的成功率一天比一天高了，好開心喔。

只是喜歡，影山的托球讓他看到的，頂端的風景、不被攔網遮蔽的風景；只是喜歡，跟影山一起打球、一起變強；只是喜歡，和影山比誰吃得快，和他賽跑，和他比賽各式各樣的東西，和他互嘴、和他打鬧，如此而已。

他才沒有想要跟誰搶影山，更不會想把影山佔為己有，絕對沒有。

影山托球給別人他也不會吃醋啊！雖然如果一直扣不了影山的球，確實會很無聊，還會有點寂寞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那女孩子是誰啊？為什麼講得好像影山是她的人一樣？可是看影山的反應，他貌似不認識她啊？

胸口好像被塞了團悶悶的空氣，不知道為什麼。

「在想什麼你。」影山拍住日向兩頰，直勾勾望進對方的雙瞳。日向看到自己的臉，映在影山眼裡，好奇妙的感覺。

他們的臉變得好近。好不容易止住哭的女孩，看了比起難過，更多的是生氣。如果她手上有刀，搞不好真會拿去插在日向身上。

「太過分了，居然無視我，還當著人家的面打情罵俏.....該死，該死！！」氣到顫抖的小小身軀衝了上去，打斷兩人的打鬧，一雙小手使勁往日向身上打，日向被打了幾下，本來覺得對方年紀小，讓她打了消消氣就算了，但被K幾下開始會痛了，完蛋，再繼續被打搞不好會受傷.....怎麼辦？日向騎虎難下。

他最後決定往高大的影山後面躲一下——這很快顯示為一個錯誤的決定，女孩瞬間怒上加怒、陷入暴走狀態，並尖叫著窮追猛打，日向只好再往大地後面躲，女孩叫聲的高頻絲毫不減，仍然緊追不捨。

日向往哪躲，女孩就往哪追。烏野隊員們，一個個居然成為鬼抓人的障礙柱，月島被撞到一下，不屑地「嘖」了一聲：自己犯蠢打鬧就算了，可以不要連累我嗎？本來跟著嘲笑他們的山口，也開始覺得事態不妙，而露出擔心的神情；田中和西谷雙手張開，像對門神似地擋在清水身旁，就怕美麗的潔子學姊傷到了一根頭髮；東峰和仁花被撞來撞去，慌得不知所措；大地和菅原想叫女孩冷靜點，但女孩完全聽不進去。

雖然影山仍沒聽見女孩「打情罵俏」的指控，但看到這發展，也開始覺得奇怪：如果是烏野的球迷，對日向的失誤看不下去，也打罵得太誇張了吧，多大的仇啊——雖然是真的存在這種球迷。不過他不知道的是，這次事件的實際狀況，某種意義上，沒有比較不誇張。

突然間，一個人影從旁邊的店裡衝出、火速拉開女孩，接著拚命鞠躬：「對不起對不起，我已經告誡她很多次了，再怎樣也不能上升到人身攻擊，是我沒看好，顧著買東西沒注意到她跑出來，居然還讓她出手打人……妳也跟著道歉，太不像話了！」來人大概是女孩的姊姊，看上去大學生年紀，正按著女孩的背想讓她認錯，但小妹妹怎麼也不屈服，甚至又哭了起來。

「好過分，明明、明明人家從影山國二時候就在看他打球了，是我先喜歡他的，日向翔陽到國三才跟影山打過一次而已，憑什麼、憑什麼……」委屈的淚水從小女孩臉上滾滾落下，像兩座小瀑布。

她喜歡影山威風凜凜的樣子，像個國王一樣，帥氣無比地指揮他的隊友。他冷峻的眉眼、沉穩的氣質，再再勾動少女懷春的心。從某天起，北川第一的每場比賽她都不會錯過，天才二傳手完美而迅速的托球弧線，在她的心尖畫上了戀愛的吻痕。

她知道「國王」名號的來源，但她不在乎，對她來說，那都是隊友的嫉妒，影山飛雄沒有半分錯。

女孩自以為是地認為，她對影山的想像和理解，就是影山的全部。

暫時性耳聾的人這次專心聽話了，總算認知到女孩是他的死忠球迷，但……她喜歡自己關日向什麼事？影山的大腦頓時卡住，於是他問站在旁邊的菅原：「前輩知道嗎？所以她到底在哭什麼？」

不覺露出略微為難的笑容，菅原想了想後回答：「嗯……她好像是，看到日向能夠得到你的托球，跟你搭配得這麼好，讓她很嫉妒呢。」總覺得既然影山前面沒聽到，還是不要貿然傳達讓他大腦超載的資訊好了。

那些幽微的曖昧，就讓時間去發酵，不用急著戳破，或許對大家都好。

聽完菅原的解說，影山鬆了口氣——原來不是因為日向表現差才罵他，而是因為

他表現太好嗎？什麼嘛白緊張，影山不免有些得意：搭配得好、讓人嫉妒，這是兩個人的事。他想著想著，看向日向，嘴角揚起鬼神般的弧度。

被看著的人不禁打了個哆嗦。

女孩此時正撲在姐姐的懷裡說：「憑什麼學校球隊裡支持烏野的人，好幾個都在那邊說，影山以後會跟日向結婚，說我不會有機會，這算什麼！明明是我先認識他、喜歡他的……」這時她說的話，已經只有她姐姐聽得到了。

太不甘心了。當很多人都驚訝於日向的速度、認為能打到影山國王式托球的日向很厲害時，她早就看出來，這是靠影山的奇準無比，哪是日向的實力？少了影山，日向什麼都不是，他才配不上影山。

就像言情小說裡寫的一樣，霸道的天才，終究只能為女主角，展露他溫柔的一面，這份柔情只有她能品嚐。那個女主角，應該要由她來當。

可是，為什麼冷面的影山，居然會對日向笑了；憑什麼日向這個垃圾，可以擁有吐槽影山的權利；憑什麼在場下，他們的互動那麼親密；憑什麼她一堆同學，都覺得影山跟日向互相喜歡，為什麼連她的同學都不支持她？

若不是總被姊姊用奇怪的方式阻止，她早就向影山告白了，哪會等到今天，哪會等到日向翔陽的出現。與影山相愛結婚，是她無可摧毀的美夢，那些試圖破壞這個夢的人，包括日向，包括那些整天在喊「影日大旗搖起來」的智障同學，有很多時候，她都覺得這些人消失算了。

如果和影山的戀情只是場夢，那她寧願永遠不要醒過來，面對世界的殘酷。

姊姊的上衣，已經被女孩的淚浸濕一片，妹妹這副模樣，活脫脫是個失戀的傷心人，任她怎麼哄都聽不進去，千拉萬扯，也無法把妹妹帶離現場。路中央僵持了一群人，早就沒人有心情笑，都漸漸開始，煩惱怎麼解決這尷尬的局面了。附近民宅有人聽到騷動，正探出頭來看，並不滿地竊竊私語——那是烏野高中的人吧？在搞什麼？

大地無奈地嘆了口氣，然後拍拍影山的肩說：「好了，你也聽到菅說的了，去安慰她一下吧，這只有你能做了。」

叫人怎麼安慰啊？影山愣住，安慰人從來就不是他的專長啊？但他仍是努力運轉那顆被排球填滿的腦袋瓜，最後，叫住了那個女孩。

「喂！那邊的小妹妹，妳也打排球嗎？」嘗試著不擅長的事，影山吞了吞口水，鼓起勇氣問出話。

聽到心上人的呼喊，女孩停住哭泣轉過身，恍恍惚惚地點了點頭。真實的影山，主動跟她說話了，她在腦中構築了無數次的第一次對話，在此時此地成真了嗎？

「打什麼位置！」影山狀似神氣地問道，把安慰苦手的不安感隱藏得很完美。

「主……主攻手。」女孩羞紅著臉回答——雖然是從來沒上過場的候補三軍。夕陽餘暉照著少女漫畫般的場景，她心臟跳得飛快。

「或許，妳沒辦法像這傢伙一樣，跑得那麼快、跳得那麼高。」影山絲毫不知道女孩的小劇場，自顧按住日向的頭說：「但是，跟這個『最強誘餌』不同，妳一定，也有屬於自己的特長和優勢。」

「想要這傢伙的位置，就用妳的方法，成為那方面的最強吧！」

女孩點了點頭，擦了擦淚，思索數刻。

發揮自己的特點，成為某方面的最強嗎？

明明是因為喜歡看影山打球，才喜歡上這個人的，曾幾何時，這份憧憬，已經變質成自私的佔有。影山眼中的火焰，燒在她的身上，從那天的熱情，燃成少女的情慾，在過剩的自我意識中，對方的意志消失了，化為一個抽象的，名為戀愛的符碼。

因為不曾接觸，所以可以任意想像，最終在天馬行空裡，忘記了對方原初的樣子，忘記了當初愛上的他，是哪些特質吸引了自己。

愛上影山的自己，是不是能夠因為這份愛，而變成能被那個最原初的影山，所愛上的樣子呢？

女孩好像想起了些什麼，又領悟了些什麼。

影山最後迎上的，是女孩堅定的眼神，和她宏亮的呼喊：「我知道了！我一定會，成為值得你給予托球的優秀攻手，還有值得跟你結婚的優秀女性的，你要等我！」

影山一臉懵逼，結婚？但還是隨口「喔」了聲。

總之，影山的鼓勵——姑且如此稱之，終於成功，讓女孩帶著面對未來的勇氣，鼓起胸膛回家吃晚餐、補充蛋白質，真是可喜的結局了。

事後，日向有點不悅地吐槽：「笨蛋影山，你怎麼可以隨便答應人家結婚的請求啊！這是詐欺吧！」

被指控的人兇巴巴回覆：「我哪有答應什麼啊！你才是笨蛋吧！呆子！」

「她叫你等她未來跟你結婚，你明明就『喔』了一聲啊！」小小的副攻氣急敗壞地跳上跳下。

「什麼啊，我是在『喔』她說要成為優秀攻手的那句！是你自己誤解了吧！」

「你那樣子當然會被人誤會啊！無論如何還是你不好！」

兩人再次扯著對方的衣領打鬧了起來。這場鬧劇眼看還要繼續上演，大地忍無可忍，往雙方頭上各打一拳，怒罵：「給我安分一點！」

§

很久很久以後的有一天，在女孩家中的電視螢幕上，正播放著兩位日本國手，影山飛雄和日向翔陽的婚禮。兩人都穿著西裝，一個穿黑的，一個穿淡橘色，跟他們的頭髮一樣的色系，也像是烏野球衣的顏色。

那時的女孩，早已從虛幻的夢境中清醒，放下對影山的執著，自己也交了別的對象，她誠心希望，自己從小粉到大的偶像，能擁有幸福的婚姻。看著電視的畫面，她嘴角的微笑，是釋然，更是祝福。

沉浸在甜美的幻想中固然幸福，確實，很多時候，是幻想的存在給了人面對現實的勇氣；但，唯有懂得從夢中走出，看看世界真正的樣貌，才會迎來成長。

長大了，才慢慢體認到，日向才不是垃圾，而是超厲害的副攻。就算在只能閉眼扣出怪人快攻的當年，如果不是日向驚人的速度、跳躍力和體能，哪能在比賽中數度閃避對方的攔網？更別說現在幾無死角的忍者翔陽了。

有他的比賽，其實那樣精彩。搶走了影山又如何呢？日向他值得。

想到過去的幼稚就有點後悔，因為這事直到現在，還是會被知道的人拿出來笑。不管是家人，還是從國中就認識、現在依然保持聯絡的朋友，時不時都會揶揄說：「別看現在這傢伙是個影日雙擔粉，她國一的時候啊，還曾經跑到人家面前，說日向是該死的垃圾呢！」

不過即使如此，女孩也不會後悔喜歡上影山，她不會後悔自己付出了深沉的愛。因為，是影山告訴了她，要用她的優勢變成最強，所以女孩才會在往後的日子，如此努力地練排球，才會在國三時當上隊長、當上隊上的王牌，並且帶領一直以來沒沒無聞的學校，首次打入縣內四強。

如果沒有認識影山，搞不好她早就放棄排球，搞不好她就不會一路打到長大，讓排球成為一輩子的興趣、一生一世的熱愛。

人都有年少輕狂的時候，當然，即便是年輕時犯的錯，也不會被輕易抹滅，甚至可能跟著人一輩子。

但是，從錯誤中記取教訓、在錯誤中變得成熟，不正是每個人、每個選手，都會經歷的過程嗎？

The End